

一代偶像“杨子荣”

上海京剧院表演艺术家、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,于12月2日在上海逝世,享年89岁。一代偶像“杨子荣”走了,但“今日痛饮庆功酒,壮志未酬誓不休”的豪迈唱段将继续传唱……

童祥苓1935年生于天津,成长在北京,8岁启蒙学戏,专攻老生武生,师从富连成科班的名师雷喜成、刘盛通、钱富川,后又拜马连良、周信芳为师,最终形成余、马、麒各派兼备的风格,独树一帜。而以童侠苓、童寿苓、童芷苓、童葆苓、童祥苓兄妹五人为代表的“童家班”曾在上海滩红极一时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“童家班”加入上海京剧院,成为中国舞台上著名的京剧名角之家。1958年,上海京剧院一团根据小说《林海雪原》并参考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名话剧创排了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。作品问世后极为轰动,由童祥苓饰演的“孤胆英雄”杨子荣(见图)更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永恒记忆。

起伏“杨子荣”

天王盖地虎,宝塔镇河妖。脸怎么红了?精神焕发。脸怎么又黄了?防冷涂的蜡……

精彩的台词和唱段一样深入人心,童祥苓曾在接受采访时说,至今也有人见到他以这样的方式打招呼。

“演《智取威虎山》之前,我一直被认为是演现代戏的反派角色。”早前采访中老人回忆,是1964年,自己才通过层层选拔担任“杨子荣”一角。当时的童祥苓也正因为“童家班”被列为“黑名单”的缘故,受到审查。“意外”入选“男一号”,到最终走上银幕,童祥苓说其实走得很艰难。“10场戏,8场有我,一开始体力跟不上,我就练习跑步,进团就唱,吃饭也站着,就为练体力,练基本功。”

1966年,毛主席在北京京西宾馆看完童祥苓的演出。“我们当时很紧张地在等待主席的意见。”童祥苓说,结果消息传来,主席很满意,还将“打



郑建坪曾是体育特长生,练田径,最终定格于湖北省二级运动员。有天赋,但也不是特别了不得。他对郑钦文,有着严格的规划,理智、苛刻,甚至带着孤注一掷的味道。

关于郑钦文,郑建坪的“名言”很多,都是狠话。“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够狠,小时候爬都必须比别人爬得快”“抽签表里遇到一号种子,没关系,把她打掉,你就是一号种子”……说得多,做得更多。小时候,他会把郑钦文扛在肩上跑步,让她知道什么是不放弃;他苦求李娜的教练收下自己的女儿,一次两次……很多次,直到对方应下。

郑建坪并不是一意孤行。



虎上山”一段唱词中,“迎来春天满人间”改成了“春色”。“这一改,意境更美了。”

剧团四处巡演,童祥苓产生了明星的感觉。“还是挺骄傲的。有时候出去,就穿一套灰军装,另外还戴口罩,就怕人认出来,不能招摇过市。”

1968年,北京要将这出戏搬上银幕,童祥苓再获“重用”。1970年电影一经公映,除却样板戏本身的原因外,童祥苓饰演的杨子荣浓眉大眼一身正气,披着皮毛氅穿梭林海雪原的潇洒、智勇又不失威武……这一切,符合了那个时代对英雄人物的所有审美要求。一下子,“杨子荣”的宣传画成了抢手货,他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。

童祥苓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多年来的艺术体会:演传统戏并非凭经验按部就班。我一直在艺术上再有作为的夫妻俩奔波各地演出,一年下来向团里上交了十几万元的利润,然而年终时童祥苓却因为历史问题不能被评为先进。1993年,童祥苓提前退休,回家开起了小饭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终于结束了所有审查的童祥苓,和张南云承包了上海京剧院二团。一心要在艺术上再有作为的夫妻俩奔波各地演出,第一次全家人全部在一起生活的8年,那是一段温暖的回忆。(据新闻晨报微信公众号、每日新报微信公众号 单炜等文)

“虎爸”郑建坪

在女子网球界,郑钦文是李娜的迷妹,但李娜曾笑盈盈地对她说:“如果我的发球像你一样好,当年我就不会怕小威了。”李娜说的是玩笑话,也不只是玩笑话。郑钦文就是这么强,奥运会女单冠军、年终总决赛亚军、世界排名第五。22岁的她走过的每一步都怀着无比坚定的勇气。一路走来,郑钦文的成长离不开“虎爸”郑建坪。

他出于直觉,感受到了女儿的运动天赋,带着郑钦文学习羽毛球、乒乓球、篮球、田径等各项运动,经过摸索与尝试后,他发现了女儿对网球的兴趣,并在反复确认其可塑性和能动性后,作出了倾力培养的决定。

在各个年龄段,郑建坪为郑钦文找来了合适的教练,而自己则退到一定距离之后,给予教练和经纪团队较大的空间,促成郑钦文赛场内外更职业的成长。严厉与尊重,高压与呵护,达成了稳定的平衡。

不久前的年终总决赛后,郑钦文第一时间接受采访透露还未和父亲联系,“但我想,他应该是满意我的表现的,如果这

戏,一定要让观众先看到你眼神里有伤感,然后再抹泪。我也一直在总结自己演现代戏、新创剧目的表演经验,就是演传统戏,也要与时俱进,老戏新演。

开饭馆的8年也是充满温暖回忆的8年

童祥苓的妻子张南云也是京剧名家,是梅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,名字是由毛主席为其改“兰”为“南”的。夫妻俩是同年同月生,经常被人称为“金童玉女”。1956年5月4日,这对完全由父母包办的新人在鞍山举行了简单婚礼。张南云始终不离不弃地随着丈夫起起落落。

曾有媒体以“童祥苓落魄开饭馆为生”做报道,童祥苓对记者说,自己动手劳动,不丢人。而且开饭馆的8年,是第一次全家人全部在一起生活的8年,那是一段温暖的回忆。(据新闻晨报微信公众号、每日新报微信公众号 单炜等文)

有“咬劲”。咬劲本是天赋。从一桩小事,来看看郑钦文的咬劲。知音小学的张老师曾是郑钦文的班主任,那时的郑钦文一直高效地兼顾课业与网球。偶尔一次,交作业时,郑钦文的写字本没有完成。张老师和她聊天:写字可要练好啊,万一以后得了个世界冠军,人家让你签名,如果字写得特别难看,是不是会很尴尬?记者来学校采访我,我该怎么说啊?练了一天身体只想躺平的郑钦文,硬是连夜把写字本上落下的作业补齐了。

到了球场上,更是如此。几乎每个教练都作过类似的评价,“没见过练得这么狠的球员”。可练了多少,练得如何,只有球场上方见分晓。从世界排名700名开外,到两年后跻身世界前100名,再到2024年初打入大满贯女单决赛,速度之快,势头之猛,成绩之亮,“火箭女孩”由此得名。

一个“狠心”的父亲背后,是一个拼搏的女儿。职业教练选材,除了身体条件,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指标——看孩子有没

开店也是迫不得已。“我们夫妻俩一辈子唱戏,没顾得上两孩子。他们当时都没有工作,我们挺着急也挺内疚的。”由于没干过这一行,他们两个月就赔了好几千元,后来辞了雇来的厨师,全家自己给自己打工,洗菜、配菜、洗碗、扫地……

“我主要负责刷碗和端面。”令他感动的是,慕名而来的戏迷顾客们还惦记他,经常有四周邻居来帮忙。生意忙时,顾客就自己来端面。“他们说:‘童老师,我们自己到外面去吃。’还有几位当时七八十岁的老人家,走了5个多小时,一见面就说:‘我们想念你,来看看你的。’”

在菜市场遇到秋菊婶时还真有点吃惊。毕竟,我们村子距离县城十多里,秋菊婶都八十多岁了。提起秋菊婶,她会过日子在巷子里可是出了名的,从她女儿芝兰身上你就看得分明。

秋菊婶的女儿芝兰,跟我同岁。当年上学时,每晚芝兰都会赶到我家,跟我一起趴在炕沿上写作业。

那会儿还是煤油灯。灯下,母亲盘腿坐着纳鞋底。一家六口,春夏秋冬的鞋,母亲总有纳不完的鞋底。母亲习惯将煤油灯挪向我们,说她就是摸黑也能纳好鞋底,我俩明明白亮地才能好好做作业。芝兰私下里说,她也想给我母亲当闺女,她妈嫌费煤油,就不让她点灯写作业,让她爬到院台子上——月亮底下也能看见。

芝兰的衣服不常洗,总

当老师时,我不会根据一两次的考试成绩对一个学生做出判断,而是看其是否在学习中有后劲。根据我的经验,很多

被父母推着、管着、督促着的孩子,后劲都不会特别大,有些人甚至一旦外力撤去就立刻躺平。

真正的后劲来自热爱和兴趣,一个有后劲的孩子,一定是对学习充满了兴趣,由此产生内驱力。

工作上也一样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有些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大,有些人则明显后劲不足,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退步。

以后我们会不会变得更好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后劲。当然,后劲不会在某天自动到来,而是由无数个当下的努力酿造出来的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晓来频嚏为何人

马德

那天早上,我连着打了几个喷嚏,打完,我哭了。

曾经每次打喷嚏,我心里都会想:这是谁在想我、念叨我啊?然后,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母亲。而今,母亲没了,一个普通的喷嚏都会勾起我的伤感。

回想起来,我总是对父母马虎。有一年,母亲突然给我打电话,我吓了一跳,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。毕竟,母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。电话接通后,母亲先是“喂”了一声,然后停顿了好一阵子。我问:“有事啊?”母亲很淡然地回答:“啊,没事,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。”然后,便是家常的念叨,我长舒了一口气。末了,母亲说:“你一个半月没跟家里联系,我想你啦。”我才明白

母亲给我打电话的缘由。作为儿子,我总是这样粗心,以为母亲有吃有喝没病没灾就够了,却从来没有从母亲的角度思考过问题。

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我很感慨,为人子女永远报答不了父母的恩情。有一年春节,我回乡探亲,因为怕耽误上班,大年初二就要走。母亲没有强行挽留我,只是站在院门外,看着我们一家人把大包小包装上车。那一刻,母亲的眼神里有许多我读不出来的东西。车已经启动,她还站在那里。那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面,如果当时知道是最后一面,我一定会留下来,好好地陪伴母亲。但事实上那一天我决绝地走了。唉,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未来的日子里,我应该



还会打无数个喷嚏。我得感恩于这些喷嚏,仿佛置我于温馨的幻觉中——我一次次推开院门,母亲微笑着迎出来。

这么说来,我得感谢把喷嚏与思念联系在一起的人。早在《诗经·邶风·终风》中有“寤言不寐,愿言则嚏”的句子,看汉代郑玄的注释,大意是说:“女(汝)思我心如是,我则嚏也。”这种感受和认知一直延续下来,苏轼在他的《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》的末尾亦感叹道:“晓来频嚏为何人。”

人世间很多的温情就私藏于生活的小细节里,只需触动一个“开关”,想念便会在心中“点亮”。就像好多喷嚏问不得,一问容易泪沾襟。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东晋的一天,孝武帝司马曜邀请大臣们一起围谈《孝经》。

在座的有谢安、谢石、袁乔、车胤等人。为了这次讲谈,谢安、谢石兄弟在家里准备得很充分。在此之前,车胤遇到疑难问题想求教谢安,但又有些犹豫,于是跟好朋友袁乔说:“不问吧,《孝经》中的有些精粹我恐怕会错过;问吧,又担心增加谢安、谢石兄弟的辛劳。”

袁乔说:“你担心的事肯定不会出现!”

车胤问:“为什么呢?”袁乔说:“你什么时候见过镜子因为人老是照而感到疲倦?又曾什么时候看到清澈的溪水害怕和风的吹拂呢?”

“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,清流惮于屡风?”

生活中最平实的道理,却最容易被我们忽略;而一旦被提炼出来,便会在瞬间打动我们。它是一种哲理,更是生活之美本身。(摘自《魏晋风华:轻松读懂<世说新语>》中华书局)

清流惠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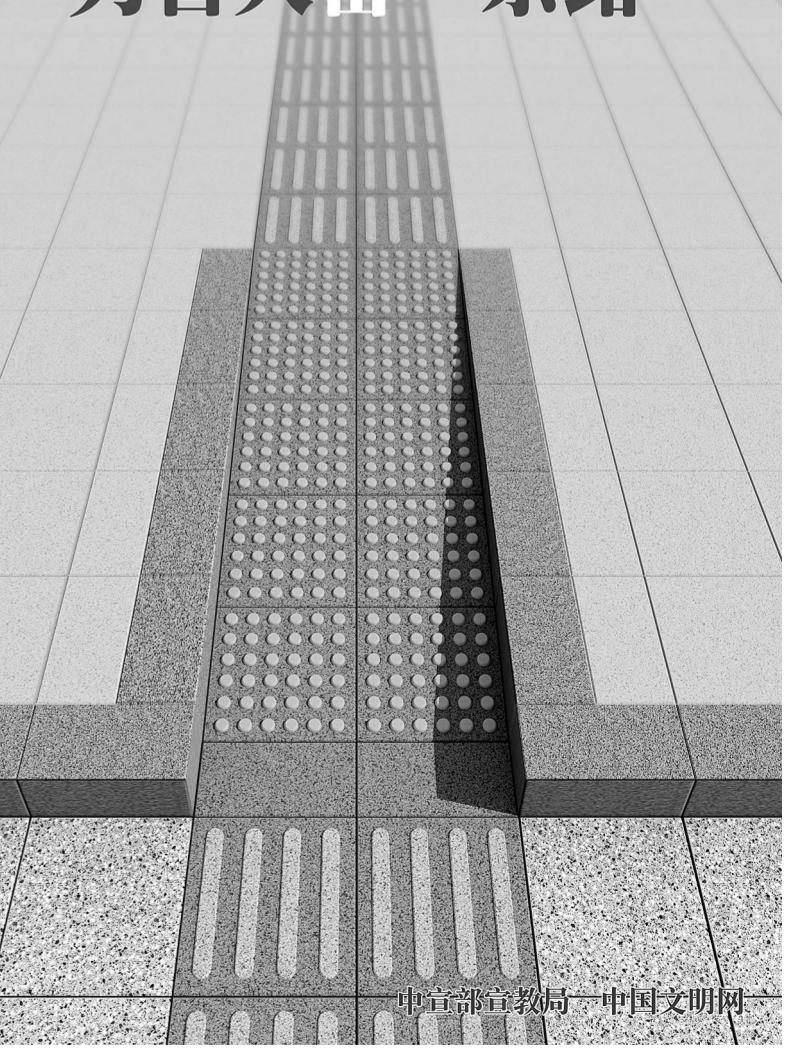
魏风华

不知如今长在哪家地里。

秋菊婶一辈子都会过日子,身体也还硬朗,都83岁了,还在菜市场卖东西。

(摘自《新周报》)

扶残助残 同行共融 为盲人留一条路



中宣部宣教局·中国文明网